

[澳大利亚] 大卫·沃克 著

李尧 译

光明行

: 家族的历史

NOT DARK YET



人民文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 大卫·沃克 著

李尧 译

光明行

：家族的历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0778

David Walker

Not Dark Yet: A Personal History

根据 Giramondo 2011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明行:家族的历史/(澳)沃克著;李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02-010280-8

I. ①光… II. ①沃…②李… III. ①传记文学—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4059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7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页 13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80-8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我很荣幸地将李尧教授精心翻译的大卫·沃克教授的《光明行：家族的历史》介绍给读者。

沃克教授这本书的英文版在他被任命为必和必拓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讲习教授前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他讲述了沃克家族作为英国移民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来到南澳大利亚之后的经历。

沃克教授把他自己的回忆、家族的趣闻轶事、孩提时代敏锐的观察和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一丝不苟的研究与分析结合到一起，写出这本极具个人色彩的好书。沃克家族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历诠释了澳大利亚国内，以及在我们那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历史。

熟悉大卫·沃克的人，看到这本字里行间充满幽默、常常让人忍俊不禁的书一定不会吃惊。但是这就同时给李尧教授带来很大的挑战。须知幽默与风趣并非可以轻而易举捕捉到。

尽管沃克教授的视力一直不好，而且随着书中故事的进展，他的视力更是逐渐退化，但是他所描绘的南澳大利亚别具特色的风情，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乃至偏见都非常生动、准确。作为一个南澳大利亚人，书中描写的许多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熟悉，看了倍感亲切。

对于研究澳大利亚历史的中国学者，这本内涵丰富的书有助

于解释澳大利亚人何以成为澳大利亚人,可以让我们对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对中国人的态度与目前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做一比较。

而对于普通读者,这本书也会让他们对我们的观念,对现实生活,对什么造就了个人、家庭和国家,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

弗朗西丝·亚当森(孙芳安)

中文版前言

《光明行：家族的历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是我极大的荣幸，而更让我高兴的是，译者是李尧教授。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和李尧教授有许多机会在北京见面。他长期居住在那里，我则是这座充满活力的大都市的新人。作为北京大学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讲席教授，我访问了牡丹江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大学。李尧陪同我和我的妻子凯伦坐火车穿越了对我而言不熟悉的中国东北和华北。《光明行》一直陪伴着我们。漫漫长途，它为我们——作者和译者——创造了难得的相互交流的机会。旅途中，我们一起研究原著，探讨对译者而言晦涩难懂的俚语、口语以及背景知识。同时，一路风尘也使我们作为朋友，深入地了解了对方的性格、人品。李尧和我都出生于一九四五年末。现在进入生命的秋天，虽然成长背景迥然不同，但都已是各自领域学有所成的学者。然而韶华已逝，春光不再，即使硕果累累，也盖不住枝头的红叶，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人者意味着什么？天时、地利、个性和历史如何塑造了我们。

这本书究竟如何，要由读者说了算（任何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普通澳大利亚中产阶级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它的成员举止文雅，谈吐得体，对家庭负责。我的亲戚大都是小商人、教师和公务员。他们生活在南澳大利亚

北部荒凉的乡村和不断发展的海岸城市阿德莱德。那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最干旱的角落。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我的家人用中国人那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都是“小萝卜头”。但是我坚信,正是这些“小萝卜头”最了解我们的社会,最懂得那些让你哭、让你笑的事情,最明白那些造就了我们人生观和信仰的东西。

必须承认,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写一本这样的书——一本集回忆录、家族史、历史文献之大成的书。不是使用研究历史的中性的语言,而是发出更具个人色彩的声音。我之所以要转变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家的研究方向,是因为从二〇〇四年末起,我成了“法定盲人^①”。这就迫使我重新思考我是谁?重新审视我变成的这个新人。想到自己突然之间丧失的视力,想到家庭和留在脑子里的种种记忆,有一段时间,我的未来完全被黑暗笼罩。那个新的、模糊不清、完全失去方向感的世界弥漫着愤怒和羞愧。迷茫中,我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拼凑到一起,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法,开始书写一部新的个人的历史。手指在键盘上摸索,心里平添了几分慰藉,但又不乏歉疚之感,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学术著作尚未完成。写《光明行:家族的历史》的初衷并不是要出版一本书,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我还是把一本书奉献给了读者。尽管文化、背景、经历有很大的不同,但我真诚地希望《光明行》,我的这本书(当然也是李尧的),能让中国读者喜欢。

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李尧作为翻译家的技巧、原则、严谨和献身精神。也感谢阿德莱德大学的尼古拉斯·周思教授向李尧推荐了《光明行:家族的历史》的原著。中国各地从事澳大利亚研究的同事都热情地鼓励我,让我相信中国读者会像澳大利亚读者

① 法定盲人:虽然看不到影像,却能够感知光线,并遵照睡眠—清醒周期的眼疾患者。

一样喜欢这本书。非常感谢另一位南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弗朗西丝·亚当森(孙芳安)阁下为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写序。最后,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样漂亮的一本书。

大卫·沃克

二〇一三年十月,北京大学

译者前言

大卫·沃克(David Walker)一九四五年出生于南澳大利亚。他的祖上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从欧洲来澳大利亚的移民。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是小学教师。他自幼随父母在他们工作的几所乡村小学读书。毕业后到阿德莱德,在恩菲尔德中学读书。后考入阿德莱德大学历史专业学习。毕业后,大卫·沃克到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七九年,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梦幻与觉醒:澳大利亚文化认同探索》(*Dream and Disillusion: A Search for Australian Cultural Identity*)。这本书研究了四个澳大利亚作家的创作生涯和他们的作品。一九七五年起,大卫·沃克到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教。两年后到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历史学院工作,直到一九九一年。此间编辑出版了《澳大利亚流行文化》(*Australian Popular Culture*)该书对澳大利亚普通百姓的生活做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一九九一年,大卫·沃克被任命为迪肯大学文学院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工作之余为澳大利亚电视台编写了多部有影响的电视历史文献片。一九九七年,他到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为期一年。回迪肯大学后,出版了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著作《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崛起》(*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该书出版后在历史学界引起很大反

响,二〇〇一年获“厄内斯特·司科特历史学奖”(Ernest Scott Prize for History)。二〇〇九年,中国人民大学张勇先教授将其翻译出版。二〇一〇年,大卫·沃克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二〇一二年,他被授予“阿尔弗雷德·迪肯大学终身教授”的称号,这是迪肯大学杰出学者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同年,他与别人合作编著了《澳大利亚眼里的亚洲:从黄祸到亚洲的世纪》(*Australia's Asia: From Yellow Peril to Asian Century*)。这本书对研究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正在组织力量将其翻译成中文。二〇一三年,他的《遭遇湍流:澳大利亚想象中的亚洲》(*Encountering Turbulence: Asia in the Australian Imaginary*)在印度出版。从二〇〇一年起,大卫·沃克任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二〇〇五年起任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二〇一三年,澳大利亚前总理茱莉亚·吉拉德亲自签发任命书,任命大卫·沃克为北京大学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讲席教授(BHP Billiton Chair of Australian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

《光明行:家族的历史》(*Not Dark Yet: A Personal History*)出版于二〇一一年。二〇一二年十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我的朋友,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尼古拉斯·周思教授介绍我认识了大卫·沃克,并向我推荐了《光明行:家族的历史》。他说,历史学家大卫·沃克撰写的这本家族史站在历史的高度,从自己家族的过往出发,展示了澳大利亚社会一个世纪以来的变迁,是中国读者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一本难得的好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卫·沃克是在得了双眼黄斑变性、成了“法定盲人”(legally blind)之后,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这部家族史的写作。

在这本书里,大卫·沃克描述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沃克家族五代人在南澳大利亚经历的巨大变迁。他以照片、故事和历史文献为基础,重现了祖先在这片广袤、荒凉的土地上开拓、创造

的画卷,反映出澳大利亚文化重大的主题:进取心,好奇心,责任心,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精神。大卫·沃克不但学识渊博,而且生性乐观,他以风趣幽默的笔调将家族的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即使怀念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亲人,也会含着眼泪,笑对风雨人生。即使眼前一片黑暗,也依然迈开大步,奋然前行。如前所述,大卫·沃克是在黄斑变性、双目几近失明的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Not dark yet* 原本引自美国著名歌手鲍勃·迪伦演唱的一首歌曲中的一句:“天未黑,但暮色已降临。”(It's not dark yet, but it's getting there.) 大卫·沃克用它做书名的意思是:“我还没有完全瞎,但是离瞎已经不远了。”在这光明尚存的日子里,他警醒自己要抓紧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成了‘法定盲人’之后,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还能写什么样的历史?我不得不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用另外一种更具个人色彩的笔触,抒写澳大利亚历史……我惊讶地发现,挖掘家族史,让我眼前一片光明。”他的话让我豁然开朗,这不正是 *Not Dark Yet* 这本书的精髓之所在?与此同时,我的耳畔回响起也曾经在北京大学工作过的著名音乐家刘天华(1895—1932)创作的二胡名曲《光明行》。那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一如 *Not Dark Yet*,讴歌了追求光明的勇士和他们所追求的光明。而且,*Not Dark Yet* 和乐曲《光明行》一样,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掩卷沉思,袅袅余韵把我们带到那块遥远土地明媚的阳光之中。就这样,我在与大卫·沃克的不断交流中完成了 *Not Dark Yet*——《光明行》的翻译。祝愿我的朋友大卫·沃克永远迎着太阳,在光明中前进。

李 尧

二〇一三年中秋节,北京

目 录

前言	孙芳安	1
中文版前言	大卫·沃克	1
译者前言	李 尧	1

第一章 光明尚存	1
第二章 失去的乐园	12
第三章 巴拉的华人鲁克	24
第四章 尊主	38
第五章 女家长,老祖母的故事	51
第六章 沉默的人	62
第七章 力量之美	77
第八章 山雨欲来	94
第九章 劳里和我	103
第十章 拉哈大屠杀	116
第十一章 “精灵之火”,艾伦叔叔的故事	133
第十二章 快乐的老鼠	150
第十三章 教师——稳定的职业	167
第十四章 坚固的“先锋牌”	189
第十五章 我们在阿克利的家	203

第十六章	周游世界	220
第十七章	在国立大学读博士	236
第十八章	海底的帆船	254

第一章

光明尚存

我正在读弗雷德里克·普罗科斯的《亚洲人：一部小说》。我读得很出神，可是右手这页读到一半的时候，一行字突然变得弯弯曲曲。起初，我没有注意。这当然有点怪，但是我当时判断，这事儿没有多严重，充其量也就像一粒沙子掉到鞋子里硌得难受罢了。那是冬天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正是待在家里看书的好时候。看得见窗外的蕨和喜马拉雅竹子。寒风揪扯着竹子，我眨了眨眼。也许风把细沙子吹到眼里了。

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本《亚洲人》。我是在教堂里偶然发现这本书的。和平常一样，我径直向那堆书走去。乔吉特·海尔^①、艾瑞克·范·勒斯贝德和汤姆·克兰西^②的书混杂在一起堆在那儿。我浏览书名，突然出人意料地看见《亚洲人》和别的“伙伴们”可怜巴巴地待在一起。我觉得周围的人都想弄到这本书，便手疾眼快，拿了过来。这本书不是 Chatto & Windus 出版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第一版。而是费伯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美观大方、价格完全可以接受的平装本。封面上印着安德烈·纪德的

① 乔吉特·海尔：英国女作家，1926 年出版代表作《爱与恨的抉择》。

② 汤姆·克兰西（1947— ）：美国军事作家，当今世界最畅销的反恐惊悚小说大师。代表作《猎杀“红十月”号》、《惊天核网》、《分裂细胞》等。

导语,称《亚洲人》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技艺高超令人惊讶的佳作”。而阿尔伯特·加缪^①称赞普罗科斯是“一位表达情绪与潜在含义的艺术大师,一位呈现某种感觉的行家里手……”

普罗科斯是一位美国作家,生于一九〇八年,和我的父亲吉尔伯特·约翰·沃克同岁。人们通常管我父亲叫吉尔。父亲未必读过《亚洲人》。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也就能当个小学教员罢了。我从来没见过他老老实实坐在那儿读点儿什么。阿德莱德的《广告报》每天都会送到门上,父亲却总是站在厨房餐桌旁边随便翻翻,看上几眼。他的兴趣主要在股市上,也喜欢留意婚丧嫁娶的广告。二〇〇五年,父亲的名字也出现在报纸的讣告栏,活了几乎一个世纪。比一九八九年去世的普罗科斯晚走了许多年。

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自然不是来自于书本上的那个世界。他在南澳大利亚北部铜矿之乡巴拉长大。一九七九年,这个名字出现在《巴拉章程》上。这份文件为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巴拉和周围的村庄当然有一段与众不同的采矿史。一八四五年,这里发现了铜。世界各地的矿工、建筑工人、工程师以及各式各样的冒险者、投机家蜂拥而至。大多数矿工来自康沃尔^②。还有一些来自威尔士^③、苏格兰、英格兰、中国、南美洲和德国。矿山周围,一个个村庄雨后春笋般兴起:亚伯丁,雷德鲁斯,汉普顿,里维赤维尔,洛斯特威西尔和库伦加。矿山一八七七年关闭,但是鼎盛时期巴拉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铜矿之一。南澳大利亚矿业协会那些因一开始就入股而获得有利地位的股东获利颇丰。

① 阿尔伯特·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

② 康沃尔:英格兰西南部一郡。

③ 威尔士: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地区。

我发现吉尔和诗人雷克斯·英格迈尔斯大约同时到巴拉小学读书。我纳闷,他认识英格迈尔斯吗?他认识。不过不是英格迈尔斯已经成为诗人和“金迪沃罗巴克运动”^①先驱者时认识的。“金迪沃罗巴克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旨在把原住民的词汇、短语引入澳大利亚写作之中。我问父亲认不认识雷克斯·英格迈尔斯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老人不无沮丧地瞥了我一眼,说:“那个家伙挺吓人,是个专门喜欢欺负小孩子的恶霸。他弄得我都不敢上学。”

母亲比父亲更喜欢读书,是我们那儿图书馆书友会的会员。她喜欢看畅销书,但是坚信,阅读影响视力,能把好端端的眼睛弄成近视眼。打网球是她为进入青春期的儿子们做出的更健康的选择。我的父母并非完全反对书本和阅读。他们不是俗不可耐的人,只是对有害身心健康的嗜好担心。多年之后,我看到一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案卷。其中一个案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年轻公务员因为“懒惰”被指责。监管人员的报告说,这个小伙子花大量时间在国立图书馆读“莎士比亚一类的书。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这样做委实不妥”。他甚至明确指出,读书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尽管父亲不看书,看到我的藏书越来越多还是很高兴。我的这些书是在阿德莱德的玛丽·马丁书店和作家、藏书家马克斯·哈里斯的帮助下弄到的。不管我们家情况如何,阿德莱德是一个读书氛围浓厚的城市。玛丽·马丁书店肯定有普罗科斯的书。纪德和加缪的推荐一定为他赢得读者的尊重。玛丽·马丁书店有不少好评如潮的书。还有一些关于亚洲的书。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① “金迪沃罗巴克运动”:是澳大利亚诗人雷克斯·英格迈尔斯发起的一场文学运动,提出澳大利亚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本土化,即澳大利亚化的主张。“金迪沃罗巴克”一字取自澳洲土语 Jindyworobaks,意思是“融合”、“联合”。其宗旨是要清除澳洲人头脑中“二等公民”的思想。

难能可贵。玛丽·马丁深深地爱上了印度,曾经在那儿生活过几年。而普罗科斯有一些最好的作品就是写印度的。那时候,我自己的兴趣可以说还没有定型,吸引我的是书,特别是旧书。我曾经在“红十字古旧书店”看到安德鲁·尤我^①博士写的一本关于英国棉纺织业的书。其实我对书中的内容不甚了了,可也竟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我正经八百“藏书”是从购买安德鲁·尤我一八三四年出版的两卷非常精美的皮革面著作开始的。那两本书的封面是浮雕般凸起的花卉图案。和书的内容相比,花卉图案仿佛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这是第一批介绍如何建立和运行新型工厂体系的指南之一。把安德鲁·尤我这部书装在木箱子里,带到南澳大利亚的韦克菲尔德殖民者,一定梦想在这里建造工厂,而不是开荒种地或者植树造林。

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买到尤我博士那几卷书之后,我已经积累了许多书。和亚洲有关的书也不断增加。说我拥有一座图书馆,未免有点夸张,不过我确实有一些难得的善本。现在书店组织越来越严密,要想淘到珍贵的版本已经难上加难。现在,似乎只有在义卖市场才有可能淘到好书,让你喜出望外。不过就连那儿卖的书,书商也会事先翻检一遍。互联网为收藏家创造了新的机会。将澳大利亚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书,比方一八九三年出版的阿尔弗雷德·迪肯^②的《印度的灌溉》就是难得的善本。我现在还在寻找他的另外一本关于印度的书——《印度的寺庙和陵墓》。现在很少有人关注迪肯对印度建筑与宗教遗址的兴趣。我还十分惊讶地发现《万岁!》这本书。那是一个亚洲人入侵的故事,一九〇八年出版。作者是一个匿名的德国人,自称“帕拉贝伦”。我把这本书

① 安德鲁·尤我(1778—1857):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英国工业革命新的制造业体系的积极倡导者。

② 阿尔弗雷德·迪肯(1856—1919):澳大利亚政治家,澳大利亚联邦运动领导人,曾任联邦第二任总理。